

徐無鬼第七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壘也冢冢也是時為帝者也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攔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徇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郭註居事而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

得於死或以為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悲矣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而不自覺恃源以往也無意則止乎分所以為審有貴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任其天然尚不能忘知禍長多端反守其性則其功不為而成矣欲速則不果已實謂知能故亡我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由乎有心而脩心以救禍也

大夫種知已越之可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猶鷓目能夜不能晝所適不可移鶴脰能長不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風日之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為未始攔恃源而不竭也適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者耳之於聽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不在則物守物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能不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府五藏殆謂安其所不安不給改則禍滋萃夫惟迷非一日故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為己實不亦悲乎

疑獨註以天待人誠而明也以人入天明而誠也無得失無生死此所以謂之玄董鳥喙雞壘艾也皆藥之至賤者時能療病述為君臣得失窮通無異於此世人妄計賤彼貴我豈知用舍在時而已昔越王句

踐棲兵會稽大夫種能知亡之可再存而不知身之將死猶鷓鴣目晝暗而夜明鶴脰能長不能短各適一時之利解去其適則悲有所徇者不免乎一偏也夫陰陽有氣萬物有形氣妙而形粗氣摩其形形必有損風日陰陽之氣河水有形者也風日過河河水必損而不自覺雖相與守之而河無所攪拂者有源可恃也喻人處陰陽之中日有所損恃有命存焉水之於土影之於形物之於物皆無心而守之故其守也審雖審而不逃造化之容移昨日之物今已化矣而昧者不知故耳目心之於徇皆不免於危殆也凡能出於府藏則為所役必至危殆既成而欲速改不暇給矣是以禍生滋甚若反本復性則順而有功欲其事果其待必久而世人乃以多能為已實此至人之所悲以至爭城爭地而殺無辜之民不知禍起之由故也

碧虛註以天待人任其自然不以人入天偽難契真也得之生失之死與物同也得

之死失之生與物異也萬物得時則榮失時則悴真人得時不榮失時不悴猶藥之董梗壅本雖賤物而良醫主療時用之以為君喻真人御世無時而不治也種能存國不能活身喻醫療他疾不能治已病鷓鴣目鶴脰之有適不適喻種之才知而終不免禍風吹日曝河水耗滅諛佞入忠臣失權所恃重者其攪拂亦不輕矣水離土則散影離人則滅物去物則空人失道則亡唯善審者幾乎全目徇離朱耳徇師曠心徇曾史未有不危殆者反覆緣於功過善惡之果目前未見耳世有恃功為已實而禍不旋踵者大夫種是也

虞齋口義不以有心預自然之理曰不以人入天生死得失一聽自然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生而曰失亦可死而曰失亦可如醫用藥主君為帝其餘為臣藥雖同而用有輕重猶人在世得時則貴失時則賤在我者初無二也大夫種為越報吳能於亡中求存可謂知矣而不知反以

殺身鷓鴣目鶴脰又重引喻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攪者其源長也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攪拂此五句自是一意水土相入形影相依物之守物自然之理耳目心之徇物皆非自然凡知出於智府自以為能皆危殆也給猶及反訓覆因謀功之心必致敗覆有待久之謀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為身之害而人人以此為寶古今亡國殘民無已者不知於此致問故也

以天待人其義灼然謂以天理為主而人事應之人入天者以人事為主而天理恃矣次古之真人四字只應是故字上文有此誤筆重出言或得此道而生失此道而死理之常也或得此道而死失此道而生又出於人事之變如顏夫

詔壽之類譬藥中之烏喙豕麥隨謹施用主治則為君佐使則為臣適當其時非有常也種之工於謀國拙於全身猶鷓鴣目鶴脰各有所適強其所不能則悲矣又喻風日過河不能無損損而不覺

恃其有源然則得失利害之攬心人能無損乎欲補之者道為之源凡事物之來能不納於靈府則吾源壯矣事物之起伏不啻查亥之過前又何所攬拂哉水之守土理相資而實無心影之守形

則所自出而不能相無者物之守物各生其心雖相守之審而互生互剋或然或流有若外物篇所云者則不能無殆矣況以耳目心之所徇為能殆成而不給改其禍長也固宜夫欲反歸本源當

致功於改過持久而決成世人乃以聰明心知為已實此真人之所憫也亡國戮民禍之大者其端實起於耳目心之所徇貴在謹遏其源耳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驟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夫一過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者不知而後知之其間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頓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闔不亦問是已莫惑然為以不惑解或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況欲知天地之所謂可不無其心哉大一即道也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用萬物之自見大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大均也體之使各得本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大方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真不撓則自定持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應物實而無方各以其分萬物雖頓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不可相代推而揚之有有限

也若問其大權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莫為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呂註足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人之知也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以謂則大一太陰以至大定從可知矣為道者主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一未有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焚不熱河汜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樞則彼是莫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解似不解言本無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

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問以有崖無崖皆為有係崖謂自邊微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頓不可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相代而不可虧也能以是問之可不謂有大揚權乎揚謂發其幽權謂劫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唯能見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存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唯解之而復於不惑庶幾大不惑也

疑獨註此言無用之為有用不知之為能知也明矣大一謂天大陰謂地大目者天無不見大均者地無不載大方生萬物而悉備大信應萬物而不期大定鎮萬物而不動夫知始於知終於養之以不知而所知至於如此之妙故曰至矣一係乎數貴乎通之陰主乎凝貴乎解之大目無意於見物物來而視之大均無意於順物物至而緣之大方嫌於無體故以易為體大信

嫌於不考故稽之以道終之以造物持之而已天下萬物之理各有一天循理以觀之則有光自冥以觀之則有樞有始則有彼無始未有物無彼亦無我也解似不解知似不知凡論至其極者皆疑之以不知而後知斯至矣問而有崖切問也問而無崖泛問也切問可窮理未可以盡性泛問可博知未可以反約故皆不可也滑稽多不實而或有實焉古今相代而理實無代能盡其理故曰不虧如上所陳可不謂大顯揚權論乎事不可則已何惑而為之夫人之惑已以不惑解之彼雖復於不惑而解惑者尚大惑也此莊子遺言之意碧虛註地至廣大人之所踐容足而已恃其不踐之處而後行之無窮道至微妙人之所知可道而已賴其忘言之趣而後悟之無盡故至人以無用無言為天之所謂也大一妙有知之者廓然通達大陰玄寂知之者恍然蛻解大目天光昭然微視大均平一靡然緣順大方渾然無不體用大

信誠然無不稽考大定至靜默而持之所以成上諸妙用也凡此七日皆有天然之理順理則明寂然自運始即道對道者皆彼也恍然自解故似不解自然而知故似不知知不知而後知之愈澄而愈照也道不可以有崖求又不可以無崖求萬形參差實理則一頓滑參差也古今不二生死自殊理不可虧生死自具是有大發揚高權存乎其中何不問諸此道知道則此理不惑矣大惑終身不解下愚上知莫移猶鶴脰不可斷危脰不可續也東生受氣蓋有由然唯識倂造化者然而知之若假世學而欲復於不惑是大惑之人徒欽尚於大不惑也

虛齋曰義人之踐地少所不踐者多喻人所知無幾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所知而恃所不知可以知天矣大一造化之運者大陰至靜也大目所見大均謂分割大方與太虛同體大信真實之理大定總持萬物者也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

論云非彼無我即此彼字謂造化也曰天
日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
不知者不敢以為可知可解是謂不知為
知乃真知也問者問造物之理以為有崖
無崖皆不可謂滑稽轉言造物不可捉摸
若無物而實有古今只此造化用之不窮
此事可不為大發揚而權論之世人乃不
知問此理又何疑乎以此不疑之理解天
下之疑復歸不疑之地庶幾大不疑矣只
是不疑二字鼓舞出此數句結一篇之文
可謂奇特

足踐之地不若所不踐之廣心知之事
不若所不知之多不恃其所踐所知而
以無用為用然後可以知天矣天道難
誰不容擬議故無所措知於其間止乎
其所不知斯真知也要在日損之功人
欲既盡天理見矣自一大陰至大信
皆因知天而後知首以大一適之道貫
萬理通生庶物東陽而結形過陰則解
化生於無而歸於無也大目視物所不

視大均順物使自平大方以無方為體
大信稽之以不期終以大定持之所以
應天下之動而已常無為也盡有天則
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順理而自明冥
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
也以不解解天下之紛以不知知天道
之秘又何所施其頡問而考其有崖無
崖哉由是言之雖若頡頑滑稽而有實
理存焉古今不易各盡其分可不謂有
大揚權乎漢書揚權古今揚舉也權引
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世人胡不問是
而恃其妄知之博昧夫自己之天又安
足以知乾元之所謂此蓋心天無照有
惑以障之故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
尚大不惑惑者妄情之偽不惑者本來
之真本來之真我之自然者猶知尊尚
之則非大不惑也若真造不惑之地有
何不惑之可尚亦何惑之可解哉
有道之主不以國位而驕人有道之士必
以節義而匡君武侯雖強悍難入而無鬼

說之有道首言良駿以啓其心兼明君之
於臣下可不具眼乎遂能始忤終合徐較
其虐民奉已之過蓋人之良心善性無幾
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
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姦
盡脩身之要脩誠應天地盡為國之道得
聞斯語社稷之福也何在乎為義以宜民
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
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朗猶知
問塗於牧馬童子則不速復故至人取之
寓言明君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
心之神而去其為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
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苦國民以養耳目至
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為義偃兵哉唯
其後世君德不淳所尚非一遂有諸士趨
向之不同潛形性而之萬物無復望其歸
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東惠者各執
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
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鄙人聽斷足
以成匠石之巧也又喻有隲朋之才然後

足以致管仲之舉終不以鮑叔私愛而易之也狙以傲人而速斃人以粗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難可解乎九方歎知相祥而不言其刑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觀微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董稷墮零時為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日河水之相攪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天以燭物之天已不惑而解天下之感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二

宅

武林道士楷 伯秀學

則陽第一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諱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獨齧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挽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速也故曰待公閱休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

進趨而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苟盡故德薄而名消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故其家人不識貧之何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不以為物自苦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望風而靡使彼父子各歸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呂註公閱休無求如此宜其為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顛冥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於春暘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挽欲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挽君之正唯正德能挽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